

中国锡伯族

李云霞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锡伯族

李云霞 著



人民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锡伯族 / 李云霞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 - 7 - 01 - 013297 - 6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锡伯族—民族文化—中国 IV. ①K2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2124 号

中国锡伯族

ZHONGGUO XIBOZU

作 者: 李云霞

责任编辑: 曹 利

封面设计: 张 煜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 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3297 - 6

定 价: 38.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锡伯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发源于东北的大兴安岭一带,后逐渐向东南迁徙,定居于齐齐哈尔和伯都讷为中心的嫩江和松花江流域,以渔猎和农耕为生,繁衍生息。明末清初,锡伯族受科尔沁蒙古统治,并随科尔沁蒙古参加了抗衡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著名战役“九部之战”。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日益强盛和建立政权,科尔沁蒙古归附清朝,在编旗设官时,将锡伯族一并编入科尔沁蒙古旗管辖。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为了加强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防务,清政府将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抽出,改编入满洲上三旗,在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吉林地方筑城驻守,分别隶属于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不久,为了整顿黑龙江和吉林驻防八旗,加强辽宁和北京地区防务,清政府将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地的锡伯族迁到辽宁各重镇要地,乌拉吉林的锡伯族迁到北京城、顺天府和山东德州等地,分别披甲当差。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为了加强新疆边境地区的防务,从辽宁各地抽调一部分锡伯族官兵携眷移驻伊犁河南岸一带,组建“锡伯营”,成为新疆驻防八旗兵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乾隆和嘉庆年间,为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清政府又从辽宁各地抽调一部分锡伯族兵丁携眷迁到黑龙江呼兰和吉林双城堡(今属黑龙江省)等地开垦屯田,交纳官粮。如此迁徙的结果,使锡伯族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分散到各地。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地的锡伯族与相邻的各民族和睦相处,友好交往,互通有无,共同发展,为本地区国防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进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增添了绚丽灿烂的篇章。同时,兼容并包,吸纳百川,不断地充实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独有特色,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增添了耀眼夺目的瑰宝。

从17世纪末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开始,其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清朝立国之本的八旗组织成员之一,肩负着保家卫国和生产建设的职责,为国家的利益随时奉命迁移驻防和开垦屯田,最终导致了当今锡伯族居住地区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基本特征。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锡伯族人口有188824人,分布在辽宁、新疆、吉林、黑龙江和北京等省、市、自治区,其中辽宁省的锡伯族共有132615人,占全国锡伯族总人口的70.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锡伯族共有34566人,占全国锡伯族总人口的18.3%。居住在东北的锡伯族现已普遍使用汉语文,不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在其他方面仍保留着本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和心理认同。而居住在新疆的锡伯族,特别是聚居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锡伯族迄今仍保留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既包括饮食、服饰、建筑、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等物质文化的内容,也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习俗、节日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是体现各民族特征的基本标志,能够反映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水平。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既能保持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又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有效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是所有民族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锡伯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深入研究锡伯族的历史和文化,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助于我们思考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锡伯族文化如何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继续传承、发展和创新,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强盛的伟大梦想。

李云霞博士是辽宁锡伯族人,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大学期间系统地学习过满文,实习时曾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学习锡伯语。她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从事北方民族研究工作20年后,为了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夯实理论根基,集中精力完成学习任务,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报考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就读于赵展先生门下,而且选择了她自己长期以来十分关注而无暇开展的满族锡伯族语言文化研究方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受到了系统的民族学专业训练,充实了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掌握了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和田野调查,顺利地完成了《锡伯族

文化探微》的博士学位论文,经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李云霞博士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心愿和追求,成为锡伯族内屈指可数的文史类女博士,被沈阳师范大学引进任教授,讲授北方民族文化和满语文等课程。

李云霞博士在教学之余,历时三年多时间,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撰写完成了《中国锡伯族》一书。本书是一部比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锡伯族及其文化的学术专著,在全面把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充分发掘文献史料,亲自开展田野调查和问卷访谈,利用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视角观察和探究锡伯族历史和文化。本书以时间为纵向,梳理了锡伯族历史文化的脉络和特点;以地域为横向,比较分析了东西两地锡伯族历史文化的共性和差异;以北京为实例,探究了现代都市锡伯族的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另外,还探讨了目前新疆锡伯语言文字所面临的危机及其保护的价值和措施。我深信,本书的出版发行将有助于深入研究和了解锡伯族,有助于保护、传承和弘扬锡伯族文化。

吴元丰

2013年12月2日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分布与迁徙	15
第一节 锡伯族的人口与分布	15
第二节 民族迁徙史	22
第二章 生计方式的变迁	31
第一节 传统生计方式	31
第二节 现当代经济的发展	40
第三章 社会组织与家族制度	46
第一节 哈拉穆昆	46
第二节 家谱及其社会功能	54
第四章 锡伯语和锡伯文	67
第一节 锡伯语的源流	67
第二节 从满文到锡伯文	69
第三节 锡伯语中的借词	71
第四节 族际接触与语言变迁	74

第五章 地域风俗的差异	84
第一节 饮食习俗	84
第二节 居住与交通	93
第三节 服饰文化	98
第四节 婚姻习俗	101
第五节 丧葬习俗	109
第六章 民族文化的发展	117
第一节 文学艺术	117
第二节 体育与娱乐休闲	145
第三节 节日文化	153
第七章 在祖先和神灵之间	163
第一节 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	163
第二节 锡伯族宗教信仰的多样共存性	174
第三节 锡伯家庙——太平寺	195
第八章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都市中的锡伯族	212
第一节 都市中的新移民群体	212
第二节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	216
第三节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218
结 语	223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36

绪 论

一、关于锡伯族

锡伯族发源于我国东北。史书上,对“锡伯”(锡伯语 sibe^①)的汉字音译有须卜、犀比、鲜卑、悉比、失必、师比、室韦、失围、斜婆、西伯、实伯、史伯、洗白、西北、西斡、席百、席伯、席北、锡窝、锡伯等 20 余种写法。自辛亥革命至今,则一律使用了现在的“锡伯”二字。锡伯族自称 siwe(音锡窝)。

锡伯族曾数千年繁衍生息在大兴安岭、嫩江和松花江流域一带,以渔猎为生,兼营采集,生产力水平落后,社会极不发达。后来,他们迁徙至黑龙江流域以后,农耕经济得到了发展,农业生产渐渐占据主导地位,锡伯族逐渐过渡为农业民族,渔猎经济渐渐退居次要地位。

明末清初,锡伯族在科尔沁蒙古的统治之下。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清政府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的统治下“赎出”,编入满洲“上三旗”。

历史上,锡伯族经历过数次迁徙,其中较大的迁徙就有两次。迁徙的结果使锡伯族分居于东北和新疆,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东北是锡伯族的“根”,是锡伯文化的“根”,这里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新疆是锡伯文化的“魂”,是锡伯语言文字等传统文化的保留地。

东北的锡伯族虽然在语言文字、日常服饰及生活习俗等许多方面都与汉族渐趋一致,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失去自我,也没有影响锡伯族群体的认同感与归

^① Sibe 是锡伯文的罗马字母转写。本书中锡伯语书面语采用国际通行的穆麟德夫(P. G. von Möllendorff)的写法,即罗马字母转写。锡伯语口语使用国际音标(IPA)记音方式。

归属感。最重要的是,发生习俗改变并转用汉语的锡伯族还具备民族心理素质,即民族自我意识这个民族最本质的特征。“当民族意识通过心理习惯、情感、思考方式、思维、意志等牢固地、连续地在每个人、每一代人心中生根时,它将与民族一起永存。”^①所以,只要存在民族意识,就意味着民族的存在。

西迁到新疆的锡伯族至今已经在那里繁衍生息了 250 年。250 年来,他们生活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与各族人民团结合作,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开发、建设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那里特殊的地域和人文环境,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加上锡伯族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而且有一个传承民族语言、接触汉文化的独特传统“朱伦呼兰比”^②,这些主客观因素使他们长期保持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文化特色,为锡伯族的文化多样性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作出了贡献。

锡伯族西迁戍边屯垦的伟大历史壮举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传承,充分体现了锡伯族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和忠于祖国的民族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犹如血液一般融进了锡伯族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并映射在锡伯族文化艺术之中,因而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二、锡伯族研究现状

(一) 国内锡伯族研究的相关历史文献

锡伯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活动在历史舞台上,在清朝以前的史书中几乎没有记载。在明末清初的官方文献、方志以及民间游记中,与锡伯族有关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满汉文官方史书及档案文献。如《旧满洲档》、《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老档》等,均有关于锡伯族的记载。在清朝形成的大量满文档案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锡伯族的记载,吴元丰、赵志强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 1000 多万件满汉文档案中,查找出有关锡伯族的史料 1000 余件(实际上还有一些关于锡伯族的史料没有挖掘出来),进行编译,出版了《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③(满文),对锡伯族研究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

① 李婷:《京旗人家:〈儿女英雄传〉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2 页。

② 朱伦呼兰比是指用一定的音调和锡伯语(或满语)进行念说和吟唱长篇小说的曲艺形式。

③ 吴元丰、赵志强编译:《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满文)》,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清代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中有关于“锡伯”名称以及锡伯族属的记载,卷十七中云:“锡伯利路总裁,臣秋涛谨案:锡伯利路,本鲜卑旧壤,故有锡伯之名。考《汉书·匈奴传》云:黄金犀毗,颜师古注曰:犀毗带钩也,亦曰鲜卑,语有轻重耳。据此知,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亦作锡伯,亦作席北,既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①又说:“鲜卑音转为锡伯,亦作席北,今黑龙江江南,吉林西境,有锡伯部落,即鲜卑遗民。”博明在《西斋偶得》中有锡伯语言的记载:“锡伯,或称史伯,其语言近满洲。康熙年间,自吉林、蒙古地方迁入内地,编佐领,散居盛京各城,按此当为鲜卑遗民。”^②等等。

其次,一些地方史志对于锡伯族研究也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蒋龄益等纂的《凤城县志》中有锡伯族的原居地及锡伯语言的记载:西夔族“原居伯都讷,康熙三十八年,经固山额真巴尔哈泰奏准,移盛京二千余名,分驻八城安置,披甲当差。入凤城旗籍者,无多姓。世居县西喇蛄沟等处。性柔和,能操土音,通清语,文童并满号考试”^③。张伯英的《黑龙江志稿》记载:“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属科尔沁,献之,编入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城。乾隆间,迁于呼兰,分居邵家各窝堡。本氏无考,汉姓有关、富、何三姓。言语、衣服与达呼尔同。”^④李毅纂修的《开原县志》记载:“蒙古族人……清继明后,因有种族关系,内附日多,朝廷编入旗籍,与满洲、汉军皆分八旗,载入档册外,有锡伯及巴尔虎人,亦皆蒙古之种族。”^⑤

再次,还有一些民间游记、家族谱牒等对于锡伯族研究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如杨宾的《柳边纪略》有关于锡伯族族源的记载,卷一中曰:“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厂边外西南五百余里。土著自言与满洲同祖。”^⑥民间的家

① (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西北史地文献》第十八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353~372页。

② (清)蒙古博明希哲撰:《西斋杂著二种:西斋偶得、凤城琐录》卷中,嘉庆年刊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国家图书馆摄制2007年,第41页。

③ 沈国冕等修、蒋龄益等纂:《凤城县志》第九卷,国家图书馆(影印本)1921年版,第37页。

④ 万福麟修、张伯英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卷十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4页。

⑤ 李毅纂修:《开原县志》卷八,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民国十九年铅印本影印1974年,第4页。

⑥ (清)杨宾:《柳边纪略》卷一,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页。

族谱牒中关于锡伯族的记载更多,如《边台哈什胡里氏(韩)家谱》^①中就有六世祖达尔扎及八世祖瓦力海“拨往伊犁”的记载;《锡伯族安佳氏宗谱》^②(1947年修)的谱序中云:“溯我安氏族系锡伯,原籍营城(即今吉林省营城子),自大清定鼎,附属满洲,于顺治八年移驻盛京,编入满洲正黄旗第一佐领下,逐支入伍,随旗充差……”说明安氏家族并非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移驻盛京的那部分锡伯人,而是在清初顺治年间迁徙而来的,这对于研究盛京锡伯族的由来,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还有一些保存完好的碑刻,对于锡伯族研究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沈阳太平寺——锡伯家庙石碑^③碑文是用满文撰写的,碑文记述了锡伯族的早期活动地域及南迁盛京历史事实,以及太平寺的修建等,是研究锡伯族历史、语言等十分珍贵的文物资料。还有凤城市蓝旗乡吴氏墓碑、白旗乡王家村何氏墓碑等,都是研究锡伯族历史不可多得的文物资料。

除了上述满、汉文史料和相关记载外,在蒙古文史料当中也散有一些关于锡伯族的记载,如《乃济陀音二世传》^④中就记载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将所属的锡伯、卦尔察等男丁一万余名进献给清政府的情况等,也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当代锡伯族研究现状

当代学者对锡伯族的研究,较早的应该是从1956年国家民委组织的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关于锡伯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参加此次调查的有吉庆、肖夫等。到20世纪60年代初,有关部门在此次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在内部铅印发行。此书由于资料所限,比较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广度和深度。另外,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出现了某些错误的认识,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因缅甸战事清政府调遣盛京锡伯官兵1000名出征云南一事,被误认为是有清一代锡伯

① 《边台哈什胡里氏(韩)家谱》包括三件:旧谱有续修于清同治十年(1872年)满文谱单一份、修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汉文谱单一份及1987年新修的谱书一本。现保存于沈阳市教育学院的副教授韩启昆(已故)家。

② 《锡伯族安佳氏宗谱》保存于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安振泰研究员家。

③ 该满文石碑于1962年11月3日被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1982年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④ 达磨萨木达喇著,乌力吉图译:《乃济陀音二世传》,载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编:《满族研究参考资料》(内部参考),1984年第3期。

族的第三次大迁徙等,需要纠正和探讨的地方很多。1978年以前,除本资料以外,无其他著作和资料问世。

198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锡伯族简史》,该书在原有《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并汲取了近年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008年4月,民族出版社再版了《锡伯族简史》的修订本。

1. 族源研究

关于锡伯族的起源和族属问题,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记载,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锡伯族是鲜卑的后裔;另一种认为,锡伯与满洲同源,都是明代女真的后裔。

鲜卑后裔说最早由清朝著名学者何秋涛提出。如前文所述,他在《朔方备乘》中说锡伯族“即鲜卑遗民也”。

另外,李文田的《元朝秘史》^①、张伯英的《黑龙江志稿》、博明的《西斋偶得》等书均持此观点。今人肖夫^②、安俊、肖兵^③、贺灵^④、佟克力^⑤、白友寒^⑥、米文平^⑦、赵志强^⑧、吴扎拉·克尧、曹熙^⑨、杨茂盛^⑩等学者也赞同此观点。此外,《锡伯族简史》^⑪、《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⑫、《中国民族志》^⑬等书也都认为锡伯族是鲜卑人的后裔。

关于女真同源说,在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为更改族名而发的一道上谕

① 李文田:《元朝秘史》卷十二,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64页。

② 肖夫:《锡伯族族属浅析》,《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③ 肖兵:《犀比、鲜卑、西伯利亚》,载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编:《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内部出版,1981年。

④ 贺灵:《锡伯族源考》,《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⑤ 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 白友寒:《锡伯族源流史纲》,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⑦ 米文平:《英雄民族的摇篮——从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看锡伯族之源流》,《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⑧ 赵志强:《锡伯族源探微》,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⑨ 吴扎拉·克尧、曹熙:《锡伯族源新考》,《黑龙江史志》1984年第3期。

⑩ 杨茂盛:《锡伯族源与分布考述》,《民族丛刊》1989年第2期。

⑪ 《锡伯族简史》编写组编写:《锡伯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⑫ 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⑬ 杨圣敏主编:《中国民族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中曰：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①

清朝康熙时人杨宾在《柳边纪略》中云：

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厂边外西南五百余里。土著自言与满洲同祖。而役属于蒙古之科尔沁。凡自船厂往墨儿根、爱浑、黑龙江者由此。按天聪八年十一月霸奇兰等征黑龙江，命由科尔沁国舅吴克善所属之席北绰尔门地方经过，则为东北冲途也久矣。特以地属外藩，公行劫夺而莫能禁。行旅每视为畏途耳。^②

此外，《乃济陀音二世传》等资料也持此观点。今赞同满洲同源说的学者有：徐恒晋、马协弟^③、瀛云萍^④、赵展^⑤、任国英^⑥和日本的岛田好^⑦等。

锡伯部最早见于《满洲实录》所载哈达世系：“哈达国汗，姓纳喇，名万，本扈伦族也，后因住哈达处，故名哈达，乃乌拉部彻彻木之子纳齐卜禄第七代孙也。其祖克锡纳都督被族人巴达尔汗所杀，万遂逃往锡伯部绥哈城，其叔旺住外兰逃至哈达部为部长。后哈达部叛，旺住外兰被杀，其子博尔坤杀父仇人，请兄万为部长，万于是远招来者，近者攻取，其势愈盛，遂自称哈达汗。”据徐恒晋、马协弟推算，万高寿于1582年去世，推算其年轻时逃往锡伯部，约在明嘉靖初年，即16世纪二三十年代，此时已有锡伯部。据日本人岛田好考证，苏完部长费英东之七世祖尼雅哈齐乃由苏完迁往席北（锡伯），如一世以二十五年计算，当在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这比万逃至锡伯部要早百年左右。总之，可以

①（清）《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0～331页。

②（清）杨宾：《柳边纪略》卷一《辽海丛书》第一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241页。

③ 徐恒晋、马协弟：《锡伯族源考略》，《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④ 瀛云萍：《锡伯族源新考》，《满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⑤ 赵展：《对皇太极所谓诸申的辨正》，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页。

⑥ 任国英：《满一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物质文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22页。

⑦ [日]岛田好，王钟翰译：《锡伯卦尔察部族考》，载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编：《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内部出版，1981年。

估计最早在明初永乐晚年即有锡伯部。^①

明末清初时,锡伯部在科尔沁蒙古的统治之下。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部联军”战败后,作为“九部”之一的锡伯部就有一些锡伯人陆续归顺了努尔哈赤,另一些人仍然隶属于蒙古科尔沁部。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遣使臣召请呼和浩特大召寺的乃济陀音二世活佛到宫中,说:

科尔沁十旗乃是你的檀越,也是朕的舅家,那里有我们满洲人的锡伯、呼勒沁^②部落,你去把锡伯、呼勒沁人请来,朕欲赐赉其诺颜,把他们招收过来。^③

活佛奉命前往科尔沁,康熙皇帝派十名都统大臣陪同活佛一行,他们取道山海关,到达科尔沁。通过协商,科尔沁王公、诺颜们将所属大约一百苏木的锡伯、呼勒沁人全部献出来了。活佛这次出使,共“征收锡伯、呼勒沁男丁一万多名。……对于科尔沁的王公、台吉、官员,按锡伯、呼勒沁男丁数目,每人各赏白银八十两”。^④

关于这段史实,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也有记载:

科尔沁之王、台吉等将所属席北、卦尔察、打虎儿等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丁进献,内可以披甲当差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名,分于上三旗安置。

……

今查可以披甲之丁,共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名。此内五千七百十九丁,情愿每年领银三两;其六千一百三十九丁,情愿领银八十两。其老病未及年岁者,按户各赏银八十两。^⑤

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的统治下“赎出”,编入满洲“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后,锡伯族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锡伯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徐恒晋、马协弟:《锡伯族源考略》,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编:《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② 呼勒沁即扈伦,海西女真的别称。据赵展:《对皇太极所谓诸申的辨正》,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③ 达磨萨木达喇著,乌力吉图译:《乃济陀音二世传》,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编:《满族研究参考资料》(内部参考)1984年第3期,第25页。

④ 同上。

⑤ (清)《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五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11、714~715页。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锡伯族是一个有自己语言和文字的民族,锡伯语与满语的关系究竟怎样?笔者认为当时的锡伯语与满语是亲属语言,属于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另一语群。

历史文献也记载,锡伯语言“非清非蒙”。《西斋偶得》云,“锡伯,或称史伯,其语言近满洲”^①;《凤城县志》云,西夔族“性柔和,能操土音,通清语,文童并满号考试”^②。

据《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家谱档册》^③中“戊辰重修家谱序”载:

锡伯将纳齐布录招赘为駙马。后所生一子一女。纳齐布录保锡伯王……永乐之年,锡伯兵破吉外郎城,纳齐布录在喜百、德业库二人的保护下,带亲兵二十名,逃至哈达国境内一高山。锡伯王派人带披甲百余人追到山下,问道:“希爱哈拉(你何人也)?^④”而纳齐布录答道:“那哈拉,纳齐布录。”

上文中的锡伯语“希爱哈拉?”转写成罗马字是:“si ai hala?”“si”是代词,你;“ai”为疑问词,什么;“hala”为名词,姓。这句话的意思为:“你姓什么?”可以看到,锡伯人说的语言与满语是一样的。

日本学者岛田好在1941年出版的《满洲学报》上撰文《锡伯卦尔察部族考》^⑤介绍,日本人曾去开原西五十里许之锡伯族所居住的老虎头、大湾屯调查,搜集了锡伯语中的基数词1至9,与满语、蒙古语和达呼尔语相比较后认为,锡伯语与满语相近或基本相同。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语言在民族构成诸要素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由于它和一个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息息相关,最深刻地反映该民族的特征,是维系民族内部关系的纽带,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民族时最先使用的标志。“在民族的诸特征中,语言还是最稳定、变化最慢的一个。地域的改变,

① (清)蒙古博明希哲撰:《西斋杂著二种:西斋偶得、凤城琐录》卷中,嘉庆年刊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国家图书馆摄制2007年,第41页。

② 沈国冕等修、蒋龄益等纂:《凤城县志》第九卷,国家图书馆(影印本)1921年版,第37页。

③ 《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家谱档册》,李澍田主编:《长白学圃》第六期,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1990年,第38页。

④ “你何人也?”这句话是原家谱上的,应译为:“你姓什么?”——笔者注。

⑤ [日]岛田好,王钟翰译:《锡伯卦尔察部族考》,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编:《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内部出版,1981年,第22页。

民族成员的分散,经济生活的变革,甚至文化的变迁,一般都不会立即引起语言的迅速改变。”^①

九部之战以后,锡伯族的一部分依附于科尔沁蒙古,而这期间,锡伯族一直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并没有改变为使用蒙语蒙文,只是有人兼通蒙语蒙文而已。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锡伯族被编入满洲“上三旗”,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西迁至新疆伊犁,期间不过72年,七十余年的时间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完全改变语言的。而且在这一时期,锡伯族虽分居各地,但还是相对聚族而居,说明他们使用的语言还是本民族的语言。显然,锡伯族一直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且这应该是一种与满语非常接近的亲属语言,所以他们完全可以用满语来沟通,并不是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以后才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满语的。

现代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锡伯语与满语的亲缘关系。锡伯族学者安俊1985年在《满语研究》上撰文《锡伯语言文字乃满语满文的继续》^②,他从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分析,认为:锡伯语和满语书面语是相同的,如果说有细微的不同,也仅仅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由语言交际工具这一社会职能决定,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安俊曾于1982年对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的语言进行调查,黑龙江省富裕县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互不联系已有300年之久,但是,令他惊讶的是,三家子满族老人说的话和锡伯族现在的口语,竟如此一致,一见面就口语交谈,毫无困难。文中作者又根据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和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两份《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所记锡伯人中有兼通满语和蒙古语的事实,认为:锡伯族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归顺清朝以前所使用的语言,和满语极为相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展认为:“锡伯语乃明代女真语的延续。”^③锡伯族学者安双成认为:“锡伯族在习用满语文以前,确曾有过自己的语言文字,但当时的锡伯语与满语比较接近,所以锡伯族习用满语比其他民族都要快,而且满语很快成为锡伯族的母语。”^④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② 安俊:《锡伯语言文字乃满语满文的继续》,《满语研究》1985年第1期,第41~47页。

③ 赵展:《对皇太极所谓诸申的辨证》,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④ 安双成:《锡伯族与满语文》,《满语研究》1997年第2期,第25页。